

50个国家三级教育投资结构变动分析

王善迈 孙玉萍

本文讨论的是五十个国家1960—1984年政府支出的教育经费（教育事业费）在初等、中等、高等教育之间的分配比例的变动。目的在于探讨其变动的趋势和规律，为我国教育投资分配结构的调整提供参考依据。

本文所用数据，各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来自世界银行的年度发展报告，教育经常费的分配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年鉴。教育经常费分配中还包括学龄前教育经费，这里把它舍掉，因其所占比例不影响对问题的分析。

一国的教育投资结构除受教育结构、教育体制和教育政策目标影响外，最主要的是受其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因此我们在探讨世界各国教育投资分配结构的变动时，首先按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中提供的1980年各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资料，把世界有较系统统计资料的五十个国家按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分组，人均GNP500美元以下的9个国家为第一组；600—2000美元的14个国家为第二组；2000—5000美元的为第三组；5000美元以上的16个国家为第四组，然后考察这四组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各级教育投资平均比例在1960—1984年这二十多年中的变动及发展。见表一：

表一：五十个国家按收入水平分组三级教育投资平均比例的变动

人均 GNP	三级 教育 投资 比例	年份	1960	1965	1970	1975	1980	1984
500美元以下	I		39.9	45.6	46	46.2	42.9	
	II			29.7	30.4	29.9	28	
	III			13.6	15.8	14.5	15.6	
500—2000美元	I		55.1	55.1	51.9	48	45.0	44.2
	II			22.8	23.8	26.9	29	27.4
	III			11.9	12.9	16	17.9	18.2
2000—5000美元	I		51.3	44.8	41.1	36.3	31.6	32
	II		19.5	21.7	26.1	23.3	22.4	21.9
	III		15.8	19.9	17	21.7	23.2	23.6
5000美元以上	I		44.3	38.7	33	31.8	28.7	29.9
	II		31.7	28.7	35.4	28.6	37.7	⋮
	III		13.3	16.5	18.2	17.8	17.1	18.1

第一组：人均GNP500美元以下国家三级教育投资平均比例的变动。人均GNP500美元以下国家属低收入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初等教育投资的平均比例二十年来不仅一直在上升，而且保持很高的比例。1960初等教育投资比例为39.9%，1965年达到45.6%，七十年代

一直稳定在46%的水平上,1980年略有下降仍为42.9%。中等教育投资比例则基本稳定,保持在29%左右的水平上。高等教育投资比例的变动状态基本相符,几乎没有增长且比例较低。如1965年比例为13.6%,1970年增加到15.8%,1980年为15.6%。

由此看来,第一组国家在其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过程中,是大力发展初等教育的,这符合其经济发展水平为教育所提供的条件及社会经济发展对教育的需求。

第二组:人均GNP在600—2000美元的国家三级教育投资平均比例的变动。按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这些国家属下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从1960年—1980年,这些国家初等教育投资比例一直在下降,但下降幅度不大,速度缓慢,1984年略有上升。中等教育投资比例1965—1980年一直在上升。1965年中等教育投资比例为22.8%,到1980年达到29%,增长了27%。高等教育投资比例1965—1980年也是一直在上升,开始比例增加得比较缓慢,到了七十年代以后增长很快。

第二组国家各级教育投资比例的变化是与其教育的发展变化相适应的。这些国家的初等教育在六、七十年代已接近或初步普及,由此初等教育投资比例在逐步下降。随着经济的发展,开始大力发展中等和高等教育,因此中等和高等教育投资比例在逐步提高。

第三组:人均GNP为2000—5000美元的国家三级教育投资平均比例的变动。这些国家属上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其初等教育投资比例持续下降,且下降幅度很快。1960年初等教育投资比例为51.3%,1980年下降到31.6%,1980比1960年下降了38%。中等教育投资比例逐步上升,但上升幅度不大,低于第二组同期的增长速度。而高等教育投资比例在这一时期快速增长,1960年比例为15.8%,到1980年增加到23.2%,1980比1960年增长了46.8%,最终形成高等教育投资比例大于中等教育投资比例的状况。

第三组国家教育投资比例的变化是与其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的。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要求教育培养出更多的高级专业人才为经济发展服务;同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也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

第四组:人均GNP5000美元以上的国家三级教育投资平均比例的变动。初等教育投资的比比例逐步下降,1960年比例为44.3%,1980年下降到28.7%,与前三组同期相比,初等教育投资比例都是最低的。中等教育投资比例虽有波动,但一直是上升的趋势,尤其是1975年以后,增长的速度很快,超过了初等和高等教育投资比例。1980年的投资比例远远高于前三组同期的中等教育投资比例。而高等教育投资比例与第三组同期相比大幅度下降,保持在17%左右,处于稳定状态。

第四组国家实际上是已走过了第三组国家现正在走的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的阶段。这些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入学率很高,1980年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入学率已达到29.9%,而发展中国家只有5.4%。而且这些国家高等教育投资量也很大,因此,无须再大量投资于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的投资的相对比例就低。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归纳出世界各国三级教育投资分配结构变动的一般规律和发展趋势:

第一,无论是低收入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在经济和教育发展的最初阶段,三级教育投资的分配结构受其现有教育结构的影响,也呈“金字塔”行,即初等教育投资比例最高,其次是中等教育投资,高等教育投资比例最低。这是因为初等教育是全部教育的基础,接受初等教育的学生数在三级教育学生总数中的比例最高。各国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初级阶

段,还没有对教育的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中等、高等教育的发展程度很低,教育投资的重点是初等教育。

第二,随着现有教育结构的变化,教育投资的分配结构也在发生变化。随着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教育的要求也不断提高,因此教育结构也在不断地变化。各国在初等教育基本普及的情况下,转向重点发展中等和高等教育,以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因此,中等和高等教育学生数比例在不断提高,而教育投资的分配比例与相应的学生比例基本上是相对的。教育结构的变动带动着投资分配结构的变动。见表二:

表二: 1980年三级教育学生比例与三级教育投资比例的比较

按人物均GNP 分组的国家	三级教育投资比例			三级教育学生比例		
	初等	中等	高等	初等	中等	高等
500美元以下	42.9	28	15.6	73.7	22.8	3.6
600—2000美元	40.5	29	17.9	72.9	23.1	4.0
2000—5000美元	31.6	22.4	23.2	63.9	27.8	8.3
5000美元以上	28.7	37.7	17.1	44.3	39.0	16.7

人均GNP600—2000美元的国家与人均GNP500美元以下的国家相比,初等教育学生比例下降了0.8个百分点,初等教育投资下降了2.4个百分点,中等教育学生比例增加了0.3个百分点,投资比例增加了1个百分点。人均GNP2000—5000美元的国家与5000美元以上的国家情况同样如此,随着各级教育学生比例的下降,各级教育投资比例也在下降,随着各级教育学生比例的上升,各级教育投资比例也在上升。教育投资的分配结构随教育结构的变化而变化。

第三,随着人均GNP水平的不断提高,三级教育投资比例间的差距在缩小。人均GNP水平的高低标志着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随着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可能拿出更多的资金用于发展教育事业,使得教育经费绝对量及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提高,因此就有可能使教育经费总量更合理地在三级教育间进行分配。否则在教育经费极其有限的条件下,只能确保初等教育。因此随着人均GNP的提高,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投资比例也在提高,这样三级教育投资比例间的差距就将缩小。这从表一中可以看出,1980年500美元以下国家三级教育投资平均比例的比是42.9:28:15.6,而2000—5000美元国家的比是31.6:22.4:23.2,虽然比前者之间的差距小得多。同时,从三级教育生均经费的变动上也能看到这一发展趋势,随着人均GNP的提高,三级教育生均经费间的差距在逐步缩小。见表三:

表三: 人均GNP水平与三级教育生均经费比较 (1980年)

按人均GNP的 国家分组	三级教育生均经费比 ^①			三级教育经费比%		
	I	II	III	I	II	III
600美元以下	1	2.2	28	42.9	28	15.6
600~2000美元	1	2.5	9.9	40.5	29	17.9
2000~5000美元	1	1.7	5.7	31.5	22.4	23.2
5000美元以上	1	0.8	1.7	28.7	37.7	17.1

(^①以初等教育生均经费为1)

第四, 高等教育投资比例随着人均GNP水平的提高先升后降, 呈现抛物线状。在人均GNP水平很低的国家, 高等教育投资比例也很低, 随着收入的增长, 高等教育投资比例也在提高, 但提高到一定幅度以后, 速度开始减缓, 并逐渐地下降和稳定。这是因为在一国经济的增长时期, 高等教育也得到了较快发展, 使高等教育的规模和投资存量不断提高, 当投资量达到一定程度时, 高等教育的发展将趋于稳定, 因此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 诸如现在的发达国家, 高等教育的投资比例相对下降, 稳定在一定水平上。

我国教育投资结构的变动, 鉴于“文革”时期的不正常状况以及统计资料的缺乏, 我们把我国的投资结构变动分为两个时期来考察: 第一个时期, 1952—1965年; 第二个时期是“六五”时期, 即1980—1985年。

第一个时期, 初等教育投资占全部教育投资的比例很高, 且增长很快。1952年初等教育投资比例为42.7%, 1957年为49.1%, 到1965年达到55.1%, 其比例占投资总量的 $\frac{1}{2}$, 比相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同期的比例要高。中等教育投资比例波动较大, 1952年为39.2%, 到1965年降到30.2%, 高等教育投资比例的变动同样如此, 1952年高等教育投资比例为17.9%, 到1957年猛增到21.1%, 1965年又降到14.7%。(详见表四)

这一时期我国三级教育投资比例的变动趋势不仅符合我国建国以后经济、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 而且也基本符合相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同期教育投资结构的变动趋势。1965年, 人均GNP500美元以下国家三级教育投资结构之比为3.5: 2.2: 1, 我国为3.7: 2.1: 1, (以高等教育投资比例为1)

第二个时期, 初等教育投资比例下降很快, 且比例较低。1980年我国初等教育投资比例为38.5%, 比1965年55.1%下降了30.1%, 整个“六五”时期一直维持在这个较低的水平上。而同期相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初等教育投资比例一直保持在40%以上。随着初等教育投资比例的下降, “六五”期间, 我国中等及高等教育投资比例相对上升, 1980年中、高等教育投资比例分别为38.7%和22.8%, 到1985年分别达到38.3%和24.7%, 与相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相比, 1980年人均GNP500美元以下国家, 三级教育投资比例结构之比为2.8: 1.8: 1, 我国为1.7: 1.7: 1。由此看来, 这时期我国初等教育投资比例不仅下降了, 而且降到了比较低的水平, 而中等、高等教育投资比例相对提高很大。(详见表四)

表四: 中国三级教育投资比例的变动

年份	1952	1957	1965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初等	42.7	49.1	55.1	38.5	39.3	40.1	39.6	38.5	37.0
中等	39.2	29.7	30.2	38.7	36.9	39.3	38.01	38.5	38.3
高等	17.9	21.1	14.7	22.8	23.7	20.6	22.4	23.9	24.7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教育成就》等有关数字计算。

在人均GNP提高不大且水平较低条件下, 我国三级教育投资比例间的差距迅速缩小, 这种情况不符合教育投资分配结构的一般变动趋势。

以1980年统计数据计算, 我国初、中、高等三级教育投资比例分别为38.5%、38.7%和22.8%。世界五十个国家三级教育平均比例为37%、27.5%、19.4%。三级教育学生比例,

中国为71.8%，27.3%，0.9%。世界部分国家平均为64.2%，29%，6.7%。我国初等教育投资低，但负担的学生数却很大，而高等教育投资比例与其所负担的学生数相比，要高得多，即不到学生总数1%的大学生，占有教育经费的22.8%。从生均教育经费来讲，1985年我国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分别为人民币47.3元，128.3元，2477.3元。大学生的生均经费为中学生的19倍，小学生的52倍。尽管生均经费大学生应高于中、小学生，但倍数之大，远远超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统计分析说明，我国高等教育投资比例偏高，普通教育投资比例偏低。我国教育投资分配结构调整的方向应是在增加的教育投资中更多地分配给普教，尤其是县以下的中小學生，提高普教投资在教育总投资中的比例，保证九年义务教育的实现。

亚洲“四小龙”的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

马春兰 袁连生

香港、南朝鲜、新加坡及台湾四个国家和地区，其人口、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及经济发展的起点各不同，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它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之快令全世界所瞩目，因此被称之为亚洲“四小龙”。

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客观标志，国际上一般采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这个指标。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考察，香港、南朝鲜、新加坡及台湾在不同的发展水平上都有很大的增长。其中香港、新加坡增长最快，人均GNP水平分别从1962年的1337美元和1421美元增加到1982年的5028美元和5568美元。（《外国国民核算统计资料汇编》）台湾人均GNP的增长速度也是很快的，1981年到1985年期间，人均GNP从2890美元提高到4150美元。（根据台湾版1985年《中华民国教育年鉴》，《第四次中国教育年鉴》，1985年《中国经济年鉴》整理）南朝鲜的经济发展水平起点较低，人均GNP 1962年只有491美元，1970年为835美元，到1982年达到1658美元。（同上）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多少代表着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则表明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从人均GNP水平看，亚洲“四小龙”国家均属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然而从1987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中所提供的数据看，香港、南朝鲜、新加坡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仅快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而且快于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处于全球之首。1965—1985年21年间人均GNP年增长率，香港为6.1%；南朝鲜为6.6%；新加坡为7.6%。亚洲的另一强国日本只有4.7%，西德为2.7%，英国为1.6%，意大利为2.6%，美国为1.7%（详见表一，摘自1987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

一国的经济增长依赖于各种因素。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曾列举了20种因素。他根据美国1927年至1957年国民收入增长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结论是教育在国民收入增长率中的贡献是23%。可见在诸多因素当中，教育对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起着巨大的作用。教育不仅可以提高全体国民的文化素质，提高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教育还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培